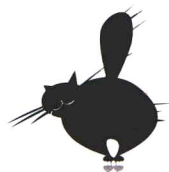


Yao Zhao Shu Nan

李捷◎著

窈窕淑男

追求理想时，发现现实只认票子；
情窦初开时，被扣上了绿帽子；
一见钟情时，偏偏又跑出个青梅竹马来捣乱！



中国文联出版社



Yao Xiao Shu Nan

李捷◎著

窈窕淑女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窈窕淑男/李捷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104 - 03301 - 1

I. ①窈…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8025 号

窈窕淑男

策 划: 宋宝强

责任编辑: 黄艳华

特邀编辑: 毕 晶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0mm × 90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8 千

版 次: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3301 - 1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绿帽子先生 / 001
- 第二章 理想与现实之间 / 028
- 第三章 突如其来的一吻 / 057
- 第四章 生活是一场强奸 / 074
- 第五章 面包来了 / 098
- 第六章 你并不是真的快乐 / 122
- 第七章 不能说的秘密 / 152
- 第八章 动什么也别动感情 / 177
- 第九章 越走越远 / 214
- 第十章 爱情的名字叫残忍 / 247
- 尾 声 / 265

第一章 绿帽子先生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有猫在嘶鸣。

这晚，时子南失眠了。

这是时子南人生中的第一次失眠，起因是一个女人，女人的名字叫柳言。自打时子南在健身中心的游泳池边见到柳言那一刻起，时子南就注定了要为这个女人而失眠。

事情还得从上礼拜的一次同学聚会说起。

本来时子南是不打算去参加什么大学同学聚会的，这种同学聚会说得好听点是联络同学感情，说白了就是各种的穷显摆，挣了钱的显摆自己的事业；结了婚的显摆自己的媳妇；生了孩子的显摆自己的娃。虽然离大学毕业也就过去了两年，但听毛毛说，班里已经有好几个人结婚生子了。

毛毛是时子南的发小儿，从小和时子南在一个军区大院长大，从幼儿园开始就阴魂不散地出没在时子南的身边。

幼儿园的时候，毛毛的幼儿园就在时子南的幼儿园马路对面。小学的时候，毛毛在一小一班，时子南在一小二班。初中高中，毛毛和时子南做了六年的同桌。好不容易到了高考填报志愿，时

子南确定了毛毛报考清华后，放下心来在自己的第一志愿那儿填上了北理工。

结果高考成绩放榜时，毛毛以一分之差与清华擦肩而过，不幸被分到了第二志愿。

毛毛的第二志愿是北理工。

顺带一提，毛毛本名为毛晓茜，性别为女性。按理来说，毛毛与时子南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由于时子南属于晚熟型，高中之前都比毛毛矮一个头，从小就受尽毛毛的欺辱。

比如幼儿园时被毛毛扒下裤子观察小JJ，小学时和毛毛打赌赌输后半裸绕学校操场跑三圈，以及初中时被迫与毛毛比赛吃粉笔结果腹泻两天等。

在这一系列的惨绝人寰的欺压下，时子南开始意识到，毛毛这厮绝对不是个女人，比男人还无坚不摧。

作为一个单身男人，月收入三千还不算信用卡上的透支，骑的车是铁驴，住的房是租的筒子楼。时子南实在是不愿意去参加什么同学聚会，他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可以拿出来显摆的资本。唯一能撑场面的那张脸，也因为最近老吃泡面的缘故，最显眼的鼻梁上冒出了颗硕大无比的痘痘。

“我不去了，最近有一个大项目要搞，没时间。”时子南蹲在漆黑的小屋里一边看着美国A级大片，一边给毛毛回了这条短信。

短信刚发出去没多久，毛毛的电话就来了。

“时子南，你别装孙子，你能搞什么大项目？别告诉我，又是你那什么破网游的公会要活动。”毛毛还没等时子南说话，噤里啪啦地就一顿数落。

时子南皱了皱眉头，再一次确定，这个毛毛绝对不是女人，别看她长了一张能迷惑众人的脸，那都是假象。最能说明问题的，

就是毛毛那75A，纯平身材，有一回时子南不小心碰到毛毛的胸，居然发现那个75A也是个幌子，一碰就凹下去了，她带的是一空壳！

“我不去，没劲，我一没钱二没妞，去那不是找刺激吗？”

毛毛在电话里的态度一下就软了，小声嘟囔道：“你要是不去的话，我不就落单了吗？”

时子南知道毛毛这话的意思，毛毛现在也是单身，准确来说，她就没有不单身的时候。虽然她的那张脸骗得不少狂蜂浪蝶，但她就是没看上过谁。时子南曾经质疑过毛毛的性取向，但转念一想，她根本就不算是个女人，又怎么会有和男人谈恋爱的心思？

一想到毛毛在同学聚会上形单影只的场景，时子南就忍不住偷着乐，他义正词严地又一次强调：“我不是不愿意陪你去，可我真抽不出空来，我那天约了公司的一个大客户谈项目。”

毛毛听了这话，也就没再较真。时子南本以为这次同学聚会自己是肯定不会参加了，谁知毛毛临挂电话前一句不经意的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对了，我听说这次聚会，徐晴也去。”

徐晴是时子南的初恋，而且称得上是完败的初恋。完败是什么意思？就是完全失败。

世界上最惨痛的事有以下几种：一是，你需要钱的时候，发现钱都在别人的兜里。二是，你追求理想的时候，发现你的理想是别人踩在脚下的狗屎。三是，你喜欢一妞的时候，却发现那妞躺在了别的男人的床上。

这三件惨事都发生在了时子南的身上。

徐晴是时子南在大学里唯一交过的女孩，而且两人好了整整

四年。

徐晴是谁？当年北理工的校花。时子南是谁？当年北理工的校草。所以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郎才女貌。

当初和徐晴谈恋爱的时候，时子南曾经犹豫过。徐晴的各方面条件都好，但偏偏不是时子南那盘菜，理由是，徐晴这盘菜太素，一点荤腥都没有。

两人第一次接吻是在确立关系的半年后的某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时子南刚在宿舍欣赏完日本 A 级大片，心潮澎湃辗转难眠，于是他给徐晴发了条短信要求见面。

时子南约徐晴在某酒店的咖啡厅里见面，他的计划很完美。首先，点儿杯鸡尾酒，然后，把徐晴灌醉，最后，乘电梯上楼，香蕉吧啦 × × × ……

那晚的徐晴很迷人，穿着一条紧身的连衣裙，把身上的曲线都勾勒出来，尤其是那上身的起伏，让时子南看得是热血沸腾。

徐晴一进咖啡厅说的第一句话是：“子南，你怎么约我来酒店？”

时子南假装很傻很天真地回答：“这里的鸡尾酒很好喝。”

徐晴的第二句话让时子南的热血马上就熄灭了。

“可是我对酒精过敏啊，我就喝果汁好了。”

一计不成，时子南又生一计。从咖啡屋出来，时子南带徐晴去了后海附近的一个小巷里，然后继续很傻很天真地指着旁边的一辆车说：“你看，那辆车在震耶。”

徐晴的话让时子南降到了冰点：“这些人是不是性饥渴啊，还是没钱开房啊？跑这来丢人现眼，真是道德沦丧！”

就这样，时子南和徐晴喝着西北风，全身发抖地在后海的小巷子里看了一晚上的星星。旁边的车不停地在震动着，刺激着时

子南的神经，时子南心里翻滚着各种的羡慕、嫉妒、恨。

直到天开始蒙蒙亮的时候，时子南实在忍不住了，突然问徐晴：“徐晴，你是不是那种喜欢循规蹈矩的人？”

徐晴歪着头问：“什么意思？”

“就是先是拉手，然后亲嘴，接着摸胸，最后上床？”

徐晴低下头没说话。

一阵沉默之后，徐晴突然抬起头，踮起脚尖，还没等时子南反应过来，突然亲了一下时子南的嘴唇。

虽然只是蜻蜓点水，但时子南真实地感觉到了徐晴那独属女性的嘴唇的柔软，那一刻，时子南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狗屁计划都没了。他觉得这种感觉很好。

徐晴羞涩地望着时子南：“这是我的初吻。”

时子南当时差点也冲口而出“这也是我的初吻”，但他最后还是没说话。一个女人二十岁的时候仍未接吻，说明她很纯洁。但如果一个男人二十岁仍未接吻，就只会让人觉得他不是脑残就是阳痿。

那天晚上之后，时子南对徐晴改观了，他觉得徐晴实在是太好了，美好得让他不忍破坏这种美好。时子南当时的想法是，这个女孩的初吻给了我，初夜也不过是迟早的事。

于是他决定，维持这种美好。

在时子南的眼里，徐晴和别的女孩不一样。大学里稍有些姿色的女孩成天都张罗着谈恋爱、约会、逛街，挖空心思地掏空男友兜里的钱。而徐晴刚好相反，她经常忙于各种兼职，兼职挣了钱后不光给时子南买各种衣服、鞋子，还用挣的钱租了套房子。反倒是时子南每回都得挖空心思地找各种理由约她，甚至有一次时子南给徐晴买了一件CK的上衣，还被徐晴数落了半天。

“你还是一个学生，没钱就别乱花钱。”

时子南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心里美滋滋的，他觉得能找到徐晴这样会持家省钱的媳妇实在是太值了。

于是，在两人相恋四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时子南决定要给徐晴一个惊喜。那天，他假装忘记了纪念日这事，跑到 LOVE&LOVE 店里花了四百块钱买了一枚银戒指，然后趁徐晴不在家的时候，用之前自己背着徐晴偷偷配的钥匙，躲在徐晴租的房子里的衣柜里，准备出其不意地让徐晴感动一回。

时子南那天的计划是，要在徐晴感动不已之时，趁机把徐晴给“办了”。

那晚，徐晴确实被办了，但办她的那个人不是时子南。

时子南从晚上八点就开始蹲在徐晴家的衣柜里，直到半夜十二点，他的腿都麻木了的时候，他听到了钥匙开门的声音。

正当他准备拿着戒指从衣柜里冲出去的时候，一个男人的声音改变了他的计划。

“宝贝，这是你上次想要的 I DO 的限量版铂金戒指。”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很低沉。

“你太好了。”徐晴的声音。

“那你准备怎么回报我？”

“你想要我怎么回报？呵呵。”

接着是亲嘴的声音，然后床开始吱吱呀呀地响起来。

这事证明了一点，徐晴也是个循规蹈矩的女人，先是亲嘴，然后摸胸，最后上床。

只是对象不是时子南罢了。

时子南躲在衣柜里，手里紧紧握着那枚银戒指，他第一次感到，原来金钱的差距真的能使一个男人自卑，他失去了捉奸在床

的勇气。

时子南当时的临时计划是，等那男人走了后，自己再从衣柜里跳出来质问徐晴，然后狠狠地把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抛弃。

但时子南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徐晴和那个男人完事后，居然又穿上衣服和那个男人走了，留下时子南一人待在衣柜里半天没反应过来。

时子南从衣柜里踉踉跄跄地摔出来，他蹲了整整五小时，腿已然毫无知觉了。但时子南的思维还未完全麻木，他仍抱着幻想，他为徐晴想了各种的理由，也许她是生气自己不记得纪念日，一气之下把初夜给了某个男人。

时子南冲到徐晴的床边，掀开被子，翻找了半天，愣是没在床单上发现一滴血迹，那床单白得吓人，一丝红色都没有。

那一刻，时子南彻底地明白，原来自己这四年一直在帮着别的男人养媳妇。

时子南感到很失败，他不愿再去面对徐晴，他想尽快地离开这个让他一辈子都感到耻辱的地方。

他走到门口，扭动门锁，突然发现门居然是反锁的！而且根本没办法用钥匙从屋里面把门打开！

还好，徐晴住在二楼，并不高。时子南决定沿着阳台外的水管爬下去，他实在是不愿再在这间房子里多待一分钟。

时子南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的双腿在衣柜里蹲了五小时后，已然是不再灵便。他也忽略了徐晴家阳台外久经风霜的水管是否能承受住他一个一米八三大老爷们的重量。

当晚，时子南从徐晴家的阳台外坠落，二楼的高度居然把他摔了个肋骨骨折三根。

“对了，我听说这次聚会，徐晴也去。”

当时子南听到毛毛的这句漫不经心的话时，他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时子南必须得参加这次的同学聚会，而且还是风风光光地去！

“你说徐晴也去？”

毛毛在电话里咯咯笑了：“怎么？一听说你的旧情人也去，心动了？”

毛毛当然不知道，时子南当初和徐晴分手的原因，没人知道，也许连徐晴都不知道。但时子南的直觉告诉自己，徐晴可能隐约知道些什么，因为自从他骨折住院之后，徐晴连一次都没有到医院去看他。

这让时子南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失败，这段长达四年之久的感情，就这么龌龊地无疾而终了。

事后，身边的人一直认为是时子南始乱终弃，也对，连时子南这个和徐晴朝夕相处的人都一度坚信徐晴是个纯洁得没有一点瑕疵的女人，更何况是其他局外人呢。

“这你就甭管了，聚会什么时候办？在哪办？”

“建成酒店，这礼拜六下午五点。”

“成，我准时到。”

“那咱俩一块去吧。”

时子南心里已有了主意：“毛毛，我劝你还是找个男伴陪你一块去。我到时候可陪不了你。”

“不会吧？听你这意思，你还携带家属？你小子什么时候瞒着我交了女朋友的？”毛毛很惊讶。

“天机不可泄露，等那天你就知道了。”

挂了电话，时子南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同学聚会的那天带一

个妞去，而且必须要比徐晴漂亮！

现在的问题是，到哪去找一个比昔日北理工校花还漂亮的大妞呢？去婚姻介绍所不靠谱，只能找到些歪瓜裂枣的剩女。去酒吧夜店也不靠谱，大多数女的白天卸了装比鬼还吓人。时子南思前想后，还是没主意，他盯着电脑里的嗷嗷直叫的美国大姐发愣。

突然，网页上弹出一个广告——

“你是不是还在单身？来××网吧，找同城美女，让你结束单身。”

时子南眼前一亮，好，就是它了！

时子南迅速登陆××网，注册会员后，开始废寝忘食地点击各个美女的主页。很快，他被一个叫刘美美的女孩吸引住了。

这个刘美美真是人如其名，一双灵动的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唇，白皙洁净的皮肤，最重要的一点是，她很瘦，胸前却波涛起伏惊涛骇浪。

简直是人间尤物！时子南盯着刘美美的照片，哈喇子差点没掉地上。

时子南一看刘美美的状态，她现在就在线上！于是，时子南连忙点开对话窗口，给刘美美发了个表情。

“咱们好像在哪见过，我看你特面熟。”时子南套近乎。

过了一会儿，时子南刷新页面，看见自己的个人主页上的访客中有刘美美，他心里一阵激动。

刘美美回复道：“咱俩肯定没见过。”

时子南心里一凉，看来对方对自己的搭讪方式并不埋单。

紧接着，刘美美又说了一句话：“我一般对见过的帅哥都有印象。”

这话一下子就把时子南心里的那把火给点起来了，看来有戏！

“不可能吧，我觉得咱俩肯定见过，你长得特像我以前暗恋的一个女孩。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就是她？”时子南这话明摆着就一个意思，小妞，你是大爷我的那盘菜！

果然，刘美美的反应如时子南预想的一样。

“呵呵，我发现你这人说话还挺逗的，我怎么不知道你暗恋我这回事？”

“现在你不是知道了吗？你说实话，被人暗恋的感觉怎么样，现在心里是不是美滋滋的？”

这个刘美美倒是挺大大咧咧地说：“还不错。我都被你暗恋了，你还不告诉我你暗恋我的理由？”

时子南明白，刘美美这是在给自己机会，在问自己喜欢她什么。

“我喜欢你的眼睛。”打出这行话的时候，时子南心里的真实想法是，我喜欢你的大胸。

“除了眼睛呢？”

“还有你的嘴巴。”

“除了嘴巴呢？”

“还有你的鼻子。”

“除了鼻子呢？”

“你的全部我都喜欢。”时子南有些招架不住刘美美的刨根问底，心里暗自猜测，这女人到底想什么呢？他感觉有些口干舌燥，拿起桌上的杯子喝了口水。

“那你喜欢我的身材吗？”

时子南看到屏幕上的这行字，差点没把口中的水给喷出来。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现在的美女怎么都开放成这样了。这个刘美美真是冰雪聪明，一下就把自己的心声给说出来了。

时子南相当地实事求是：“必须喜欢！”

刘美美回了个满意的笑脸。

时子南迫不及待地问：“那你对我还满意吗？”

刘美美的回答让时子南又一次地热血沸腾了：“满意，我喜欢性感的男人。你有胸肌吗？”

“当然有啊！”时子南敲打键盘的手都激动得发抖。

“我不信。”

“不信你可以检验一下，真金不怕火炼。”时子南对着电脑淫笑。

“好，这可是你说的。”

时子南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各种限制级的画面，他猴急地问：“你打算怎么检验？”

“你有视频吗？你把你的QQ号告诉我，我加你，咱俩视频吧。”紧接着，刘美美加了时子南，并发来了视频邀请。

时子南现在不止是手抖了，他全身都开始颤抖。老天真是待自己不薄，居然赐给自己这么一个火辣的大妞。

要是搁以前，时子南肯定觉得刘美美这种女孩太随便，但自从经历了徐晴后，他的想法开始改观了，和徐晴那种当着婊子还立着牌坊的女人相比，这个刘美美坦率真诚多了，人家多诚实啊，这年头假装圣女的破鞋多的是，假装破鞋的也许才是真正的圣女！

时子南激动地扒光了上衣，半裸着身子打开了视频。但让他失望的是，刘美美那边灯光太黑暗，刘美美的脸模糊不清。

“你那边怎么那么暗？”

“我的摄像头有点问题，要不我靠近点？”

刘美美把身子往摄像头那挪了挪，这下时子南看清楚了，准

确地来说，他看清楚了刘美美的那对大胸，白晃晃地占了整个镜头。

时子南彻底地折服了。

“你礼拜六有空吗？下午五点，建成酒店，咱俩出来见个面吧。”

通过和刘美美的这几天网聊，时子南这个“老处男”心底里埋藏了二十五年的欲望完全被勾出来了。现在时子南每天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上 Q，然后和刘美美聊天。

“美美，我得请你帮个忙。”和刘美美混熟后，时子南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什么忙，你说吧。”刘美美倒也爽快。

“做我的女朋友。”

时子南在键盘上敲完这句话后，心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还没等刘美美回话，他又底气不足地补了一句：“就当一天，我实话跟你说了吧，礼拜六那天是我的大学同学聚会，大伙都出双入对的，我一大老爷们自己一人去不合适。你能帮我这忙吗？”

刘美美这回倒是回得挺速度：“行，没问题。”

时子南兴奋了，搞定！

唯一让时子南感到遗憾的是，自从第一晚视频后，每回自己再提出要和刘美美视频，刘美美都顾左右而言他似乎不太愿意。

“周末不就见面了吗，留点悬念和新鲜感吧。”

人家姑娘都这么说了，时子南也不好再说什么，他唯有在期待和兴奋中苦等同学聚会那天的到来。

很快，激动人心的周六终于到了。

参加同学聚会的那天，时子南专门去国贸置办了一身行头。

纪梵希的衬衫，CK的仔裤，GUCCI的休闲鞋，还有卡地亚腕表，表是在五道口一个小店里买的山寨货。哪怕是当初和徐晴谈恋爱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时子南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

去建成酒店之前，时子南专门回了趟家，向他老爹时至均借车。

提借车这事的时候，时子南多少有些不安，毕竟自己毕业后为了和时至均赌气，没去时至均的公司上班，还从家里搬了出去。为了这事，时至均整整一年没和时子南说过一句话。

时子南他娘陈露见老伴黑着脸不说话，急忙给打圆场：“老时啊，你就把车借给儿子吧，反正今天是周末，你也不用车。”

时至均哼了一声：“他不是说自己有本事不会靠家里吗？”

时子南刚想反驳，陈露赶紧对他使了个眼色，故意数落道：“儿子啊，你也是的，当初你听你爸的话多好，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在外面吃苦受累的。”

时子南机械地点点头：“妈，我知道了。”

时至均一听这话，脸色稍稍缓和了下来：“我反正是管不了你，我倒看看，你自己混能混出个什么名堂出来，你弄那个破软件能弄出什么？现在技术人员干得再好也是个打工的。”

“我的理想就是这个！”时子南忍不住辩驳道。

“你那叫理想？你那叫不切实际！”时至均的脸又一黑。

陈露轻轻地推了一下时子南的胳膊，示意他不要再说话：“好了好了，你们父子俩干吗一见面就掐？”

时至均叹了口气，他心里也不好受，一方面他心里也希望时子南能干出一番成绩出来证明自己是错的。但另一方面，他又不禁想到了自己，在机关里干了一辈子的文职，理想了大半辈子，最后到了四十岁的时候，还是不得不向现实低了头，转业后下海